

# 情怀人生 两程心旅

## ——长篇纪实文学《晏阳初》读后

□ 孙建军

如果说,“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追求民族复兴征途中应有之义,那么,“讲一个中国好故事”当是中国作家必然之责。而我更想说,在这个以新征程、新征程为背景的宏大叙事场景中,缺少了晏阳初的故事,中国故事就不完整。如此断言,皆因晏阳初的故事,世人知之甚少,而这又由历史曲折跌宕所致。

2022年初春,我十分有幸地读到了作家苗勇精心创作、人民东方出版社力推的《晏阳初》。此书一出,影响由狭至广,由浅入深,一路散发开来。不仅连续再版12次,还引得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260多家媒体相继报道和评论。它被人民东方出版社评为年度十大好书,获好书探中外十本好书和好书人气榜第一名,同时被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新浪、政帮智库等30多家媒体(智库)评为好书。种种荣誉接踵而至,互联网平台上点击关注超15亿人次。

晏阳初是一位伟人,而百度上的词条却无比简约:“晏阳初(1890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别名晏遇春,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然而,仅仅“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的身份,就足以让我肃然起敬,并以为他为四川人感到自豪。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依然是广大中国文化人荡胸激怀的人格理想。情怀恢宏在于崇高,实践伟大在于躬行。晏阳初之伟大,正在于他是一位伟大情怀的躬行实践者。资料显示,晏阳初的初心籽粒与累累硕果正是一部人生成长交响曲。

他长长的故事中,1890年10月26日,晏阳初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城内一个书香之家,自幼随父习诵四书五经,13岁由兄长护送到达保定(今属中),进入基督教内地会办的天道学堂读西学。(此处多有感慨,后来我母亲也曾就读于此。)1907年,晏阳初至成都华美高等学校学习。1913年,晏阳初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191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而在晏阳初的人生旅途中,这一段征途尤其重要: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了近20万华工到法国战场做战勤工作。他们被歧视地称作“苦力”。晏阳初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便奔赴法国,为华工服务。在给华工写家信的过程中,他产生了办华工识字班的想法。4个月,第一批参加识字班的40名华工便有35名可以自己写信了。于是,识字班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华工营纷纷建立起来。后来识

字的华工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华工的教育,晏阳初又办了一份《华工周报》,华工们通过读报和投稿,不但使已学到的文化知识得以巩固和提高,他们的社会意识、民族觉悟,都得到启发和提高。

就是在这一枝一叶关情的日子里,晏阳初不但认识到了“苦力”的苦,也看到了“苦力”的力,从此他立下了“不当官,不发财,一辈子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誓言,走上了平民教育这条崎岖漫长的道路。

所以,自1920年起,晏阳初在完成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后,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和推行平民教育的决心回到祖国。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开展平民教育的实验,效果显著。1923年,晏阳初与朱其慧、陶行知等人在北平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晏阳初任总干事长。平民教育运动随之在全国蓬勃开展。1926年,晏阳初将平民教育的重点转到农村。他带领着平教会的同仁深入到河北省定县农村,开展后来闻名世界的定县实验。因为平教会的主要人员大都是留学归来的硕、博士,被农民朋友亲切称作“博士下乡”。他们经过10年的艰辛,创造了一整套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建设——定县经验,不但在当时推动了中国乡村建设,而且至今仍为第三世界乡村改造运动的蓝本。

抗日战争爆发,定县实验中断。晏阳初又在湖南的衡山、四川的新都、重庆等地继续开展乡村建设的实验。1936年,为配合衡山试验县的工作,平教会协助湖南省政府创办了衡山乡村师范学校。该校的教育宗旨要求学生毕业后不但能胜任乡村小学教师的工作,而且还必须成为学校所在地乡村建设的领导人。抗日战争正艰苦地进行,但晏阳初预见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战后农村的重建定需要大量人才,于是便在重庆北碚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开设了乡村教育、农学、水利、社会四个系。

1943年,由美国、加拿大、南美各国及墨西哥的百所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上,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荣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殊荣。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晏阳初又将平民教育运动推向世界。他在考察了东南亚和中东的一些国家后,开始以菲律宾为中心推广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在菲律宾,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纷纷要求晏阳初去指导乡村改造工作。为满足这些国家的需要,他于1960年

在马尼拉附近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40多年来,这个学院为50多个国家培训了近4000名乡村工作领军人才。

1985年,晏阳初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的邀请,回国访问。受到万里、邓颖超、周谷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晏阳初对祖国建设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示感动,深受鼓舞,表示要把中国的经验介绍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去。1987年,已经98岁高龄的晏阳初再次回国访问。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病逝于纽约,享年100岁。

这是怎样的人生坎坷、心路历程,疲惫艰辛而执着浪漫。这样的人生选择,注定会更加深刻地打动与他相差近80岁的另一个四川文化人,就是本书的作者苗勇,因为他也是巴中人。好似冥冥中有一次相约,晏阳初的故事,注定当由籍贯巴中的作家来讲述。所以苗勇说,创作《晏阳初》的心路,可以归纳为好奇——感动——仰望。

苗勇好奇于巴中山水居然可以孕育人文巨子;感动于乡里先贤傲然于世的中国风骨;仰望于文化伟人矢志不渝的情怀求索,于是才有了眼前这一部时间线索清晰,行文质朴温暖,故事细致入微的长篇纪实文学《晏阳初》。苗勇是成功的,因为他讲了一个不得不讲的中国故事,也讲好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中国故事。

作为作家的苗勇,这一部书的写作,亦当是他人生心路之中最为重要的里程。于是,当相隔两个世纪的巴中人,以不同的心路历程在一个故事交融时,我们便从阅读中有了更多的获得,而其中最为励志的部分,莫过于书生意气与悲悯情怀。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邱建生教授所说:“晏阳初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中国时,能够使心灵感到温暖的少数几束光中的一束”,着实让人视以泰山北斗般的仰望。

苗勇是我从青年时代就已相识相交的作家朋友,也许是巴中山水独具的质朴,从而孕育了晏阳初的精神特证之故,苗勇的文学写作,从他获得四川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曾溪口》始,就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平民写作的印象。

所以,在我们的收获中,仅有感动与仰望是不够的,晏阳初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更是那份有温度的责任和有力度的担当。于是,祝贺苗勇成功写作的同时,亦有感言共勉:当我们自称作家,捉笔立言之时,定当襟抱乡土乡愁之苍生情怀,时刻铭记,他们在我们的血脉里,他们在他们的心跳中。

她捂得发烫。拥有它,不管是沉寂还是汹涌,都会得到安定与释然。她馈赠给我们的每一个诗人的名字,都分泌着一个故事、一段岁月、一种精神内里。读罢此书,便获赠一把打开自己心门的钥匙,让蒙尘的行走不会迷失方向。由此可见,《新诗阅读与写作》是全景观测、系统知了、深度触摸中华诗歌脉络的导航。所以才学者说,这本书可以“欲浅者浅,欲深者深”。

作为诗学实战理论书,该书始终闪烁着理性而晶莹的精神纯度。该书立足于传统,着眼于新诗,对新诗的流派呈现、音乐性、语言特点,进行了系统、深刻、严谨的定位与归类。许多观点与论述,创了中国新诗理论之先。如其对新诗隐喻性与变异性的概念及特征描述,言简意赅,不到一百字,便一语破的。她说:“陌生化是在创造性地变形中得以实现”,即“挣脱日常语的逻辑,违反常规、常情、常理,以新奇与独特的语言姿态”来给读者以新奇的体验。这是我所见诗歌语言“陌生化”最透彻最简洁的论述。

作者对新诗语法、句法、修辞的分析,结合实例,概述了每个法则的理论要义与特点,又对每一个实例进行开掘性解析,拓展了原创的意象视野,深化了原创文本的精神值域。作者对娜夜《幸福》一诗的分析,其深度逾越了文本本身的容积。她说:“幸福是相互的,幸福是相融的,每一种状态,都是幸福,都是美好……真正的幸福是彼此都幸福,万物都幸福”。

该书无论是解说古诗词,还是分解新诗,无论是陈述还是批判,作者都充盈着饱满的情感,诗情飞扬,但不失理性的光芒。该书从谋篇布局到段章的架构,其理性都体现在诗情掩护下,纵深、立体推进,区别于一般诗歌理论著作只是平面、外在的张扬。她从理性根基处所产生的磁力去结构外在形式,让理论紧跟阅读者步伐迈进,使感受与思考融为一体,形成内外合力,让读者享受到诗歌盛宴,又掩卷回顾来去的路径。

刘小芳写这部书历时十年,可以想象其艰难程度。阅读这部书的感受是丰富而复杂的,有时甚至仍然是艰难的,灵魂得以裂变而升腾。厚达300页的书,每翻一页,便可感受那一页火苗在吞噬她的青春时光,心里便翻开一页疼痛。然而,合上书页,那气质如兰、蕙心纨质的女子,似中国当代新诗的沉香,洒染着我们的诗性意志,让人迷醉、兴奋,让人对中国诗歌国度的未来浮想联翩、翘首企盼。

# 诗性的牵引

## ——读刘小芳《新诗阅读与写作》随想

□ 黎冠辰

而刘小芳站在中国诗歌国度历史与近、当代全视野的广度与高度,对每一个呈现点都进行千甄万别、千锤百炼。在古今近百位诗人(基本是中国人)的上万件作品中,经过她诗意、诗情、诗思地十年咀嚼、消化,向我们分囊丰满的诗歌养分,向能够打开诗性开关接收键者,输送诗歌灵魂对话的信号,植入发散诗情的酵母,催生各自的灿烂诗境。

该书所列举的诗作,都是她以十年时光淘洗的历代精品,也是她对自己锤打、煅烧、淬火的过程。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所列举的这些作品,是她刻意摆在丝绒布面上的器物,用聚光灯束照射着,冷静地散发着古铜气息的厚实与神奇。然而,这只是她陈设的甚至有些冰冷的观瞻品,如普罗米修斯用泥土捏出人形一样,那只是人类灵魂所依附的相对应的肉身。作者通过“手法篇”里的词法、句法、修辞中的十五种法则,“结构篇”里的七种分层建构,“作品篇”里化写古诗词(配置对古诗词赏析、创作新诗对仗、技法提炼、技法运用、示范参考等元素)、微型诗、截句形态的拆解,如雅典娜女神的法力,为诗的肉身灌注诗歌的灵魂光芒,使阅读和被阅读同时搭乘诗意的翅膀翱翔,让读者与著作形成知识的共鸣、情感的交融。

《新诗阅读与写作》不只是如作者高中语文教师的身份,不仅仅是教导人如何阅读与创作新诗的书。刘小芳作为一个虔诚的新诗践行者,作为深谙诗歌创作之道的理论研究者,她深知,诗人是不可能仅靠培养所成。她在诗歌的历史巷道,十年间从事这种单调而枯燥的劳动,克服生理与心理的困顿,以缪斯的情怀,激活我们的诗心,引领我们将视觉、嗅觉、听觉伸展到遥远而稠密的诗域,去吸附、填充诗意的精神气息,抚摩天地间山、水、人相互动与生俱来的诗性美的实相,让人领悟生活、生存、生命中随处可感知的诗情,无论得与失、成与败、荣与衰,皆可吸纳诗意的馨香。

刘小芳的这本书,让我们感应到自商周以来静静流淌着的那条诗思的河流,感受到这条河流与历代各条河流汇合的诗歌海洋的波涛澎湃。她推出的每一位诗人的每一粒文字,都是海洋里跳跃的浪花。她所做的,是让我们随着浪花一同跳跃,一同在太阳照耀下散发五光十色,让诗星繁衍生命的存在意义,幻化生活律动甚至每个梦境中依存的憧憬。所以,她捧出的每一个文字,都被

## (一)

近读黎阳组诗《嘉陵江记》,我想起李清照的诗句“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有暇读诗是令人欣喜的,而诗人的语言、情感、哲思、感遇等都是处处美妙的风景,令我流连忘返。

人生路上总有那么多人事物萦绕身边,有的真切可触,有的影影绰绰,当黎阳把它写成诗,瞬间的观感和情思与过往的记忆和经验融合在一起,一方面我在其中看见世界、照见自己,另一方面,阅读过程中我心潮之波的起伏,思智的曲径探幽,哪一样能离开诗人的引领与推动呢?

杰克·吉尔伯特说:写诗,最重要的是呈现,是感觉,是爱。组诗《嘉陵江记》就是因为其中的呈现、感觉和爱,使诗人的情思书写真挚感人。并且组诗所触及的主题的繁复性、时空的跨越性、情思的丰富性,使得这组诗厚重有分量。

## (二)

古人写诗常常由景入情,而黎阳是他自称的“莽撞人”,他直接说“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白居易《夜雨》)黎阳所处的时代不是白居易写嘉陵江那首诗中的“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的时代。组诗中的高铁、圣诞节、验证码等词语都纷呈了一种时代意识。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诗中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缺失,那就是爱。这个爱表现在亲情、友情、山水情、家国情中,这些情《嘉陵江记》中都有,黎阳说:“亲情诗歌、友情诗歌、爱情诗歌是他的诗歌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嘉陵江记》不以风景描摹为主,诗中写的更多的是经由诗人个体主体性以及个人化的现实感所凝聚成的人情场面、思绪图画和精神风景。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说“景虽好,一过目而已忘;情景真时,往来于心而不释”,我引之作为对《奔赴嘉陵江的高铁》“看不见的留痕在隐隐作痛”的一种诠释。

“旧欢新梦里,闲处却思量。”好友总是令人念念不忘。诗人一路都在回忆与此友人的经年往事吧!那一年“烽火在高速路上的客车”将等待与渴望同时燃烧到极限,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缩短了距离感,却又有其他新变延迟了见面。急乎?嗔乎?庆幸乎?

而王国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之论说也是《奔赴嘉陵江的高铁》最后一节之完美注脚。这一节中,诗人多种情思与水、江边夜色、两岸花香交织在一起,而青春与断肠的词牌这一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又将一切芜草与恍惚与楚楚动人的心绪中,情感与思想最终蔓延整首诗的内外。

黎阳说情感“可以点亮碧海的光”,这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法的现代版吧。诗有情,诗人之间的情感纯真质朴且令人羡慕。在《从南充到南部,隔着不止一个升钟湖》中,升钟湖之隔非真隔,这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不同表达。汪伦歌声为何不得而知,邓太忠在表达“憨厚”情意时却是“言不由衷”的,诗句可以酣畅淋漓,但是现实中的他表达情感时却很笨拙。不妨,黎阳懂他,解其盛情。

瘦西鸿是另一位诗外不善言谈的诗人吧。“平凡中低血糖的唇语”是朴实的言谈,从素淡中读出温度,在袖子里盛下乾坤,在家常话里隐藏胸怀。《落雨的嘉陵江,瘦就瘦温暖》的最后一节里,黎阳诗句的这些含义在说诗友之为人,也在谈诗。诗中“瘦”是不是可以解为“为伊消得人憔悴”或“借问别来瘦几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诗人是深情的爱诗之人,诗人们为诗劳碌,将诗作为自己的荣光和居所。诗人们“垒起往事的城堡”,他们沉思往事立残阳时,或惊心泪欲滴,或欢声笑语耳边传。无论哪一样,写入诗中就如美酒荡气回肠。在一篇创作谈中黎阳写道:“诗歌,已经成为一个诗人的精神容器。在这个容器里,诗人不断地重复着生命中的喜怒哀乐。不断把碎片化的生命痕迹,写进分行的诗歌里。”“向月光致敬/向星星问好”的诗句显示了诗人对美好的向往,也即他们内心充满美好。

黎阳多年前就以爱情诗在全国获得声誉。让我欣喜的是在组诗《嘉陵江记》的第五首《阆中散记》中我也看到了黎阳关于爱情(与亲情)“淡淡”的一笔:

脚踏平川都是老婆的功劳  
我送她一万里的玫瑰  
她送我一座古城  
走到哪里都要牵着手臂  
不能再摔跤 右臂的骨折还没有康复  
开始怀念东北的冰 这么冷酷  
开始恐惧无影灯下失效的麻药

一块钢板接起来断骨 接不起来  
我的乡路 冬天不再回去  
冬天不回去 回家还有什么意义  
火炕 火灯 还有停在雪夜中的童年  
这是流淌着爱的诗句。一方面这样的诗句中,我没有读到汪洋大海,也没有读到高山,但是,在一个家庭里,爱和亲情就是家人徜徉的大海,就是彼此倚仗的靠山。作为编辑

## 黎阳组诗《嘉陵江记》赏析

□ 齐凤艳

的黎阳有一个关于好诗的标准,他说:“好的诗歌都是有温度的,你能从文字的光泽和质地中听到娓娓道来的声音。”黎阳的娓娓道来是质朴、坦诚且充满深情的。

## (三)

诗人用文字记录和表达他触及外界人与事时的思想情感,保持对生活的参与。读组诗《嘉陵江记》我看到黎阳保持对生活的热情、敏感、敏锐与知性,既勇于对自我内心感受进行发掘与袒露,又要把周遭被人们所忽视的细微瞬间呈现出来。并且,由于个体的独特性,黎阳嘉陵江行记的主体精神和日常生活经验书写显现出来的是与众不同的个性化写作。

嘉陵江沿岸,一定有许多风物、风俗,他此行发生的事情一定不止诗中所示,所以诗中所写,也就体现了黎阳的个人选择、情感诉求与愿望。这组《嘉陵江记》的内部情感组成、思想空间、人事物的建构比例等黎阳一定是认真思考过的。从而使一首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取向上,全面、透彻地反映事物的内涵和诗人的情感,亦即组诗是诗人心灵的诗意聚合。

组诗《嘉陵江记》中的诗意聚合无疑是丰富的,它是黎阳下面这句话所体现的诗歌观念的实践——黎阳说,诗人要“写好自己的时光简史和生命简史。让不同的生命经验和生命体验结合出的文字,去带动生命走向成熟的人生。”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要丰富和提升生命体验和生命经验,建设丰富熟稔的人生。除了上面的友情、爱情、亲情,这组诗中的家国情怀、英雄主义、道义思索、历史文化回顾与反思等内容,一起使这组诗全面、透彻地反映事物的内涵和诗人的情感,如果诗中说“他用一江诗句,装帧自己”不假,那么我说“黎阳的诗句,亦装帧了嘉陵江”也绝不虚。读完这组诗,在看嘉陵江水,水声将更浑厚,回响更悠长。

嘉陵江沿岸发生了多少事,行走过多少风流人物?我这个从未去过四川的人从黎阳的这组诗中知道了嘉陵江岸边的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如何为民着想,知道了那里曾经有一个道济真人,知道了这位古代英雄,知道了那里走出了好几位新中国的将军,知道了那里有什么小吃,等等。这里面有时间意识、生命意识、存在意识和日常意识,并且这些诗没有沦为表层之物。比如《售票口内的桓侯张飞》中黎阳隐秘地指出现实中实在的平凡与坚持会把历史中某一个英雄人物在某一时刻的激荡虚化。《在道济真人故里的行吟》中,黎阳表达了对修仙隐居之不能苟同后,又借题山上云雾进行了一番充满人文关怀的发挥。

## (四)

黎阳的诗写颇有魅力。比如《长途客车夜闯南充》中我看到黎阳对英雄的敬意,对战士冲锋陷阵的颂扬,更见识了黎阳的诗艺。诗中历史与现实交错,诗人内心世界纷呈各种画面,夜色下一场交响乐回荡在诗人脑海。夜色、雾气、战场、渔船、江岸、客车、旅人,各种意象在意识流的写法中隐显、突兀或隐退,创造了非常美妙的阅读感知效果。

组诗《嘉陵江记》最后一首《青石板路上的足迹》中诗人将看不见的足迹写得声响不绝,一句“让游人躲闪不急”暴露了诗人复活生活的能力。在写下“只有脚步还在石板上回响”之后,诗人用“还在路上留下一些轻易扫去的气息”之语结尾全诗,这样的终结意蕴悠长且隐晦含蓄,如这组诗一样回味无穷。

总之,组诗《嘉陵江记》内涵丰富,充盈着现实与记忆、所见与联想、情感与幽思,既有与生活的对话,亦有精神景深,诗行不仅储存了行旅,而且擦亮了人生。